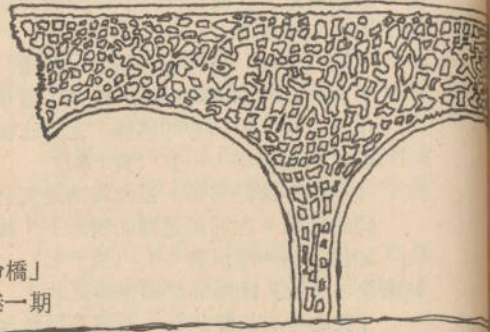


# 每月作品選評 / 看橋的方法 北斗星

無拱無欄，徒步向橋尾  
萬匹白浪便乘勢奔來  
攔波阻浪，一條修長的巨蟒  
橫伏在河床底，不睡不死  
長長如生命長長似鍊  
曾經，那少年一如其他少年，走過  
看落日慵粧灰色的海濱  
天，在上，雲，在下  
藍藍的無語裡為找一顆星  
一粒石子，遠遠拋過去  
等風聲潮聲，啊，淹過來  
是八月十五那潮聲特別響  
從古中國吹來，從天上  
廣寒宮中仙子在輕喘  
為追逐凡塵渴久的逍遙

坐着，聽這蒼老的風聲  
怎樣，撥礁石難退的鯨鱗  
長命橋啊到底通去那一方？  
像掌紋，從開始到短短的終點？  
或是，從岸向海，海向無際？  
多走一步，多一分忐忑  
無限穹廬下攫三尺的龍脊  
回首時，山頂的燈塔  
正向黑暗窺射詭秘的目光  
最後的一班水翼船緩緩駛來  
吞入防波堤的寬口中，泊岸  
炯黃的路燈，自東至西  
彎彎曲曲圍一條項鍊  
那是，落在漁童手中  
一塊沾泥的小貝殼裡

——「長命橋」  
青年文學一卷一期



正如康夫在羅盤第八期說過，年輕是充滿可能性的，對，陳德錦不過是二十歲左右，即使是得獎或失敗，亦非定論。然則，陳德錦的詩作，代表了本港不少青年作者的面貌，特別是剛開始了二、三年的，筆者之所以選擇了他，正因為他是上屆青年文學獎高級組詩的得獎主，特別值得重視。

年輕人多喜歡思考人生的意義或生死的大課題，可惜，他們缺乏的，是生活，是這些問題的認識、實踐基礎。往往遇上日暮或雨夜，便頹然若失，甚或傷感起來。「長命橋」亦可說犯了同樣的毛病。生命具有多方面的意義，所要求的亦是堅韌而多面性的人格，圓熟與否，與此直接相連，是以，必須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磨鍊，接受生活的鞭撻，接受思念上的衝擊，生活與思考的成熟，才有所表現，有所創造。

走一條橋，彷彿是一條人生的路，各人有自己的體驗和感悟，但對途中的景物所持的態度和關係，切不可濫情或無情，從而產生不成比例或焦點失調的映像。首先，我們不深究一條長橋是否「無拱」又「無欄」，當然走這麼的一條橋實非常危險。但作者從橋上所看到的波濤洶湧，像海底有一條「不睡不死」的巨蟒，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條巨蟒對作者代表或暗示了某項意義或精神，不然它所引致的「萬匹白浪」、「攔波阻浪」豈非令人莫名奇妙。而且，「不睡不死」這個形容詞也沒有意思了，因此，我們有理由要求作者對這條巨蟒進一步與詩中其他意象或段落組合、映照，賦予更深的意義，但沒有！祇是波浪「長長如生命長長似鍊」，生命的長短不是太重要的，人們所重視的，毋寧是它所激起的「波浪」，是巨蟒受到外來力

量的反應，但為什麼「似鍊」？似鍊般緊接連鎖，一個扣住一個，互相關係著，這些看來都嫌過於浮泛而不中的。

上面的五行可成一小段，是一場景和由此而引發的情，下面是一些聯想，對生命的追求的聯想——一個少年走在黃昏，拋擲石子，是作者，是其他的少年，但這六行寫得十分粗心，如何「落日慵粧灰色的海濱」（這句名詞太擠太贅了）是「藍藍的」，即使是夜裡的天空，也不是「藍藍的」。

作者呈現的形象從橋上而橋下的海濱，再轉移回上面的少年。音響的配合，先是浪聲，然後在那少年拋擲小石的動作後，是「風聲潮聲」的响起。後者溶合在一幅廣寒宮的幻景裡。拋一粒石子，其實亦可視作他（那少年）曾作過的反應、行動，可是，這裡想提出的質疑是：為何他祇是拋出一粒小石，而不是更大的努力、更深重的付出，便企盼過著一種逍遙自在如廣寒仙子的生活？換言之，何以「風聲潮聲」能轉化為一種呼喚？（「為追逐凡塵渴久的逍遙」），同時，還有一個文字上的問題：「潮聲」與「輕喘」兩者不能溶合移代，意象的聲音不能帶領我們走進另一個作者希望達到的情景。（可參考黃永武的中國詩學設計篇一書）另外，作者沒有交待身處宮中的仙子為何仍在輕喘？

本來，從實物提昇至一層靈視（或理想）的境界，是很好的嘗試，可惜，作者對兩者的關係處理得不夠緊密貼切，徒落得一個輕浮造作的效果。

第二段開始時，是再一次望在橋頭聽風聲，看浪打上礁石的景色，作者形象化了這個動作：「撥礁石難退的鯨鱗」，浪花的鯨

鱗，但鯨鱗是怎樣的？況且，作者在前後都未有提到鯨的作用，這樣一來，意象不是太破碎了嗎？接著的五行，由「長命橋啊……」到「三尺的龍脊」都是一陣抽空的唏噓歎息，從全詩的動作及發展來說，實在缺乏了必然性，且負擔不了這末沉重的感慨！試問作者在這條長命橋上，走了多少路程，得到多少體驗？為何是「短短」的始終？「從岸向海，海向無際」中，他透視了甚麼？此景此情，遠方的燈塔，不正是有所照引、有所標示嗎？又怎會是「正向黑暗窺射詭秘的目光」呢？詭秘是作者個人當時的感應，但對全詩的推展是不合邏輯的，是無由的。下面兩行的船，泊岸了，因為那是它旅程的終點但作者的嗎？誠然，長命橋上的行人確是有點迷惘。最末兩行的星，相信與第一段第九行的星相呼應，是一顆代表理想，代表智慧光輝的星星，是作者及許多人追求不懈的東西，但這兩行的出現與全詩失調，究竟是夢幻，還是一個童話象徵呢？漁童的小貝殼，可能與那少年所找的星，同樣重要，亦可能不是；畢竟，漁童可以經常拾到貝殼，對嗎？而且，這個結尾，脫離了詩一直「風聲潮聲」般迎面吹來的落寞惆悵，難免牽強。

「長命橋」技巧上最大的弊病是意象破碎，衆多而分散，未能緊密呼應，詩中存在着不少模糊不清的意象，尤以第二段後半部為甚；但更值得突出的是作者意念的浮泛淺薄，因景生情，惟這份情尚未紮根於生活的深廣處，而觀念與實踐的累積都欠缺，作者不過是廿歲之嗎，仍充滿可能性，我們抱著關心本港年輕作者的本意出發，希望他們能磐石般屹立在萬匹巨浪裡，紮實穩穩，在沖擊中高歌。